

南鴻北雁

郭桂蕙  
馬子華題

彭 桂 蕊 辑

南 鸿 北 雁

(作家书简)

临 沧 县 图 书 馆

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五日

## 编辑《南鸿北雁》的说明

这本集子是彭桂蕊先生辑稿，我代他整理编辑完成的。在书信上有作家给他兄桂萼的，绝大部分是给他的，计八十三封。

彭桂萼先生是四十年代西南有名的诗人，他渴求知识，虚心求教，勤于探索和笔耕，从事文学创作，结识了许多作家；彭桂蕊先生亦是知名的作者，也和许多作家频繁通信，他们收到作家的信很多，可惜在解放后损失了，殊为可惜！80年后，桂蕊先生又与作家互通音讯，到89年为止，共收到信500多封，少部分遗失，绝大多数保存完好。他视如生命，认真收藏。

86年间，他欲实现早日愿望，编一本作家书简，取名《南鸿北雁》，得到云南著名作家马子华先生的鼓励，代他写序并题签书名。在这以后，我曾催促他多次，但他因其它之故，搁置下来。

89年夏，他生了一场重病，经抢救脱险，但智力受到极大影响，又留下后遗症，间或发作，不能提笔成书了。我为保存这些可贵的材料，决定为他承担这项繁重的编辑出版工作。桂蕊兄和我交往，情同手足，这是我应该效劳的。

原先，《留芳集》第一集编印后，计划编第二集。但现在认为此《南鸿北雁》有先编印出的必要，因此，就作了决定。而且抓紧时间。

此书的书信部分，他存留信件，因数量太多，只能从其中

每人的选几封。回忆部分，是收他近期的作品。为了使读者了解他的写作情况，编入了他发表在各报刊的诗文部分题目，这些题目是他病前回忆出来的。

这些书信之所以宝贵，是因他有资料价值，多数是文化消息，有知识性，文艺性，文笔流畅，生动感人，亦可了解作家的思想、生活、语言和工作情况，可作文学作品阅读。对人有启示。千金尺素，历来珍贵，它将在文化事业上起到一定作用。其中有的信已提到这个问题了。

编辑这本书，因条件关系，许多信不能大量编入，加之自己水平有限，不足之处甚多，有负众望。但目前暂且如此。如桂蕊先生能参与编辑，恐怕会搞得更好些。我为他不能亲理其事而感到遗憾！

最后，感谢杨斌、马维光、洪应龙、段世琳同志及彭联珠、彭联碧对本书编印的支持。

王儒昌

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晚

## 序　　言

马子华

云南的新文艺活动与写作，是从“五四”运动以后才开始逐渐发展的。到了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开始，由于外烁才蓬勃发展到了鼎盛时期。尽管如此，但文艺作家并不太多，辉煌不朽足以传世的作品，更是吉光片羽了。这要深究到云南的历史根源和民族文化的问题。

在一些文艺作家当中，临沧的诗人彭桂萼先生是应该提出来的。他和他的二弟桂蕊同志，就是酷爱文艺的青年。桂萼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已经成为云南边疆的新诗人，写了不少具有爱国热情、音调铿锵，具有乡土气息，民族风格的诗篇，在云南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，出版了不少的作品专集。他被老一辈全国知名的诗人穆木天先生称之为“澜沧江畔的歌手”。

抗日期间，他在昆明参加“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”的工作，就在昆明，与老一辈的诗人文艺作家时相往还，时亲磬咳，屡求数益。又与很多作家通讯联系，相互切磋。从亲晤与书信中，对彭桂萼先生评价很高。情谊亦浓。

作家通讯所以不同于其他的应酬笺函者，恐怕是鲁迅先生为孔另境写《作家通讯集》序言中说的：是比较可以看到一些老实话。也反映了这些作家的生活与思想侧面，可以看到作家的文艺见解。它是很有资料价值的。

彭桂萼先生在当时还只是一个边疆的文艺青年，是初露头角的诗人。如果他的作品并不成熟，如果他不那么谦逊，虚心求教，诚恳对人，那么和他通讯的作家就不会那么经常与之通

讯联系，不厌其烦的与之谈诗论文了。

桂萼先生的弟弟桂蕊，是一个诗人，也是一个中国现代文艺的资料搜集者，最令人倾慕的是：无论有关全国文艺作家的个人与作品的情况瞭如指掌。而且无论其兄的生平与死后，他都一步一趋，力加表彰与继承，因而也与全国作家经常音书往还。

全国若干作家和他们昆玉的书信往还，我看主要的一点是因为出于热爱西南边疆，爱屋及乌，因而对彭氏兄弟就特别关注了。

我与彭氏兄弟不仅是文艺之友，更多是有五十多年的友谊，知之较深。现在桂蕊先生准备将作家写给他们兄弟的书信付印问题，提供现代文艺的史料，我认为很有历史和现实意义。他要我写点序言，我作了上述的理解与说明。

马子华

1988年.12月12日。

# 南 鸿 北 雁 目 录

- 编印《南鸿北雁》的说明 ..... 王儒昌 (1)  
序言 ..... 马子华 (3)

## 作 家 书 简

|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| 郭沫若信三封  | ( 1 )  | 朱自清信一封 | ( 2 )  |
| 老 舍信一封  | ( 2 )  | 臧克家信十封 | ( 3 )  |
| 艾 芼信五封  | ( 7 )  | 艾思奇信一封 | ( 10 ) |
| 马子华信十一封 | ( 11 ) | 刘 御信三封 | ( 20 ) |
| 方 敬信一封  | ( 22 ) | 李 乔信三封 | ( 23 ) |
| 雷石榆信二封  | ( 25 ) | 罗铁鹰信一封 | ( 27 ) |
| 雷 澈波信一封 | ( 28 ) | 包白痕信三封 | ( 29 ) |
| 吕 剑信一封  | ( 32 ) | 林景泰信一封 | ( 32 ) |
| 梅绍农信二封  | ( 33 ) | 欧小牧信一封 | ( 35 ) |
| 魏荒弩信二封  | ( 36 ) | 杨东明信一封 | ( 37 ) |
| 马瑞麟信一封  | ( 38 ) | 梁上泉信二封 | ( 39 ) |
| 流沙河信二封  | ( 40 ) | 晓 雪信一封 | ( 41 ) |
| 阿 红信一封  | ( 41 ) | 蓝华增信三封 | ( 42 ) |
| 胡洁青信一封  | ( 43 ) | 郑 曼信一封 | ( 44 ) |
| 郭平英信一封  | ( 45 ) | 萧 肃信二封 | ( 46 ) |
| 胡 锦信一封  | ( 47 ) | 黄自强信二封 | ( 48 ) |
| 张永权信一封  | ( 50 ) | 钦 鸿信二封 | ( 50 ) |

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| 张效民信一封 | ( 52 ) | 曲树程信一封 | ( 53 ) |
| 张惠仁信一封 | ( 53 ) | 刘增人信一封 | ( 54 ) |
| 刘福春信一封 | ( 55 ) | 闻黎明信一封 | ( 57 ) |
| 邓 涛信一封 | ( 55 ) | 李 岷信一封 | ( 58 ) |
| 海 笛信一封 | ( 58 ) |        |        |

### 作 家 赠 诗

臧克家、梅绍农、马子华、雷石榆、欧小牧… ( 59—60 )

### 回 忆 录 及 其 他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回忆闻一多先生在昆明二三事 | ( 61 ) |
| 回忆郭老，艾老的交往    | ( 64 ) |
| “万人争看田寿昌”     | ( 64 ) |
| 忆老舍在昆明        | ( 65 ) |
| 艾芜先生对我的教诲     | ( 67 ) |
| 怀念李广田先生       | ( 73 ) |
| 由诗坛到学校        | ( 74 ) |
| 回忆萧肃同志        | ( 75 ) |
| 《沧浪集》跋        | ( 76 ) |
| 《留芳集》编后记      | ( 78 ) |
| 信稿——覆梅绍农先生的信  | ( 79 ) |
| 附：彭桂蕊发表过的诗文题目 | ( 81 ) |
| 编后记           | ( 84 ) |

# 作家·文友·书简

## 郭沫若信三函

一 (一九四〇年)

桂萼先生：

大札及《天海歌声》均收到，谢谢！

《前奏曲》及大作《踏上天海路线》展读一遍后，深受感动，余作俟徐徐拜读。

尊札中云，去秋曾寄诗稿三本，我未收到。去秋因先君弃养，曾返峨眉山下的故乡守制半年，恐函件均已遗失，颇为着急。我这方面当调查厅中收发，足下亦请调查邮局，想曾挂号？不知曾录副本否？务须有个着落才好。

你们的故里，我觉得很美丽，希望有机会能前去参观。

此复顺颂

文安

郭沫若 ×月×日

二 (一九四二年)

桂萼先生：

大札欣诵，承问我的几个旧友，王独清去秋逝于上海，达夫尚陷在南洋，彷徨在前方。

此祝

文安

郭沫若 ×月×日

三 (一九四六年)

桂萼先生：

来信获悉，你近来陶醉于诗兴诗境中是很好的事，大抵每个执笔者必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。趁着这样的时期，最好是多读多写，写得好不好不管它，能不能发表亦不必多想，写来放在那儿多加研究，多向心仪的人请教，必然大有收获与长进，读名人著作确是要事，欧美名家作品，最能启发人性灵。中国具有成就者，尚寥寥无几。多与大自然接触，多与社会接触，推而广之，大至无垠。庶几可成为杰出之诗人矣！

《产妇吟》已读，有的字用得不恰当，例如：“酷刑”与“得意的作品”有矛盾，又“皇军”两字最好不要用，何不就改为“敌人”呢？诗中最忌讳这种漫画式的文字。

郭沫若

×月×日

### 朱自清信一函 (一九四六年)

桂蕊先生：

来信收到，澜沧江畔你兄弟俩，我终于先后见到了，说来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。联大即将迁校，我是回清华，但身边累累的东西，眼前迢迢的长路，说起来真是有点发愁。

你们弟兄竟收集得那么多的民间文学资料，这是很难得的。关于民歌的分类法，可参考×××的《自己的园地》，(当然用不着提他的名字)。

此祝

文安

朱自清

### 老舍信一函 (一九四二年)

桂蕊先生：

函悉。今日之文艺，在于努力不断其生命尔。十成不能，则五成；五成不能，则一成半成；灰心则半成皆无，生命断矣！努力于先生者，不知以为然否？

祝吉

老 舍

×月×日

## 臧克家信（十五选十）

— （一九七九年）

桂蕊同志：

你的信“诗刊”已转到。谈了些过去的事情，且把我早已忘了的小诗《炉边》抄来，十分感谢！

我今年74岁，头不白，眼不花，身心双健，请看六月一号《人民日报》上我的照片，就可以看得出了。

我挂了一些名誉，不实际负责，在家写作、会友、读书、一切甚好，全家也都好。

钱二元，附还。另寄上最近出版的《诗选》、《忆向阳》共二册，请收。

我较忙，来信极多，无力回答。你的成为例外。望多写作，时势大好。

好

克家上 6月6日

— （一九七九年）

桂蕊同志：

信及所赠《战地》均收到了，多谢。该刊我有。

你手边过去的资料不少，我的未收入集子的诗，连自己也不记得了。有的同志谈，读过我的一篇《拾落叶的姑

娘》，不知在何处发表的？

我极忙，赶文章，还不完的“债”  
好

克 家 8月25日

三（一九八〇年）

桂蕊同志：

信及文章均收，已拜读。我极忙，不但回信，甚至连看信时间也不多。你的文章，一般的可取，亲自接触的情况，可以作为“回忆录”，主要应百分之百真实。我建议，你投给晓雪同志，他主编云南刊物。我写了个简单介绍信，连文寄去。他忙，不要多麻烦他，不一定亲自去找他。

晓雪同志在省委宣传部负责文艺处。

好

克 家

4月13日

四（一九八三年）

桂蕊同志：

几次来信，均收读了，你为人热情。

我年已78岁，身体不太好，工作繁重，信多不能复。

我为桂萼同志诗集写的序言，已收入《臧克家散文小说集》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），每部两大本，订价4.75元一部，故未送人，你如愿买，可向该社去函购，恐外加寄费。

好

克 家

5月10日

五（一九八三年）

桂蕊同志：

前发一信，想已收到。  
照片我未收到，望转告，寄我一份。  
我既忙且病，匆匆遵嘱一小幅，请正  
《文学报》我有。

好

克 家

5月17日

附注：直幅文为：凌宵羽毛原无力，坠地金石自有声。

六 （一九八四年）

桂蕊同志：

数信均收，我年近八十，工作繁多，未能即时回复，请谅。

桂尊的问题，得到平反，闻之十分高兴。

今年或明年初将出版：

《连柯小朵集》（散文）（花城出版社）。

《落照红》（诗）同上。

《臧克家诗外集》（陕西人民出版社）

《臧克家文集》（六卷，九月先出诗三卷，山东文艺出版社）

张惠仁著《臧克家评传》（长江文艺出版社）。明年出。  
承问及，答如上。

好

克 家

84年8月16日。

七

彭桂蕊同志：

数信均收，因我年过八十，身体欠佳，忙得要命。一切信

件能回的甚少。子华同志的信，请转去，情况已写在上面，也就不多写了。

我说的是实话，你想得太天真了。

匆匆

好

克 家

85年12月12日

八

桂蕊同志：

吕剑同志转来你的信，并诗刊概要，甚好，谢谢你，能抄份总目录来更好。

你对人热情，特别对老年朋友更是关怀。

我已83岁，事情极多，精力不足，朋友方面写信少了。

吕剑同志身体不好，我一切尚好。

好！

克 家

87年10月6日

九

桂蕊同志：

信及抄件均收到了，太麻烦你了，心里不安。

你对朋友极为热情，我年已83岁，精力不足，给朋友写信的时候也少了。

另外挂号寄上《文集》三卷（全是诗），另三卷散文、小说、评论、尚未编定，书到后回个信。书，邮递费时间长，至少二、三个月吧！

好

克 家 87年10月24日

十

桂蕊同志：

两函（连前共四函）均已收到，你总是这样热情，花多少精力抄些朋友文字及函件。抄来马子华的信，读后甚为感动，他近况如何？甚为怀念。

我已83岁，事情甚多，精力已不逮矣，但身体还不坏。

好

克 家

87年12月14日

艾芜信五函

—

桂蕊先生：

远远的接着你的来信和你寄来的《警钟》，都使我有说不出的欢喜，你作品中所提到的云州，我在十三年前，也曾经在那里住过一夜，印象已经模糊了，只记得那是一个热闹的城市，糖出产得相当多。

我是一个人，沿着蒙化、罗丘、公郎一路走去的。过了猫街，才碰见四个讲民家话的苦力，傍晚一同渡过澜沧江，夜间息朝阳寺。记得那一夜，我还卖了一件短衣给店主，得银六毛大洋。要到云州时，空中雾气蒙蒙，使我感到云州这个名字，取得特别恰当，至今经你一提，我倍清清楚楚地保留这样的印象哩！

你的作品，我最喜欢《卧龙先生》，里面所描绘的人物，使用的方言、土语，都相当生动。

你对报告文学的认识，并没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我认为还应

该把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写得相当深刻，相当的好。

初学写作，除了应多记人民大众的语言外，还应该多替接近的人物写素描，写传记，不管他是街上的补鞋匠也好，学校里敲钟的工役也好，都可以找机会和他们谈谈，描绘他们的模样、行动、习惯、嗜好、梦想之类，这类工作做得越多，便会对于写作越有帮助。

以后你在学习写作时，如有什么问题。可随时写信来给我，我都可以给你解答。此祝

文安

艾 菏

1939年×月×日

## 二

桂蕊同志：

接来信，知道你的生活情形，希望仍努力工作，为人民服务。你提供的文学资料，很是难得。尤其是郭沫若给你哥哥的回信，提到《南行记》是我第一次听见的，这很珍贵。这封信还在没有？如在，好好保存，将来可交郭沫若文集出版委员会。

四川今年六月将举行“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”，在郭沫若家乡乐山县举行，全国都有人参加，我也应邀参加，将于六月十日动身。发起的单位，即召集人，有四川大学，四川乐山地区、四川省乐山市。

关于文学方面的资料，尚望得提供一些。北京人民出版社出一内部刊物《新文学史料》（双月刊）已出三期，即需有关作家的史料或作家本人的回忆录，茅盾就在上面写有他的自传，还有别人写的闻一多传记。比如你哥哥收到的郭沫若的信，就可以抄录一份，寄去发表。

祝你身体健康

艾 芜

1979年6月8日于成都

三

桂蕊同志：

来信问到小说选的照片，哪一年照的？那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照的。关于《文艺报》上我悼邵荃麟那篇文章的上面，有一幅像，那是邵荃麟生前的摄影，并不是我的。此致  
敬礼！

艾 芜

1979年10月3日于成都

四

桂蕊同志：

不久以前，曾住医院，出院后仍服中药。医生要我少看书，少写作。你的来信，我看了。有些稿子交编辑部，由他们处理。

我这里还有小说选，现送你一本，请查收。邮票退还。此致  
敬礼

艾 芜

1979年9月14日于成都

五

桂蕊同志：你好！

正如你说的，忙于写作，要稿的刊物又多，欠的文债不少，应回的信，一直拖了下去。再加来的信，天天有，只能择要的回答一下，大都是谈文艺问题的。

你寄的《金沙江文艺》早收到，谢谢！